



鬼

堡

鬼堡
陸雲
四川民族出版社

著

堡



陈青云

鬼堡

—

四川民族出版社

责任编辑 陈丹华
封面设计 梅定开
技术设计 路 客

鬼 堡

陈青云 著

(一册)

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成都盐道街三号)

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9.975 插页 2 字数197千

1988年5月第一版

1988年5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1—100,000册

书号: ISBN7—5409—0171—3/I·44 定价: 2.65元

楔子

鬼堡！

鬼堡！

在武林人的心目中，它无异是死亡之神的宫殿。

一座古堡，屹立在澎湃的江流之中的礁岩上，礁岩三面环水，一面接连陆地。

古堡的大门，对着陆地的这一面，堡门永远是敞开的，现出一个拱形的黑黝黝的门洞，门的上方，堡墙之上，两个见丈大小，怵目惊心大字：“鬼堡”。

“鬼堡”两字的下方，嵌着一个斗大的血红骷髅头。

血骷髅——

是“鬼堡”之主的标志。

这魔尊是什么形象，迄无人知，“血骷髅”成了他的代号。

整整三十年，整座武林颤栗在末日的恐怖中，一些江湖帮派，惨遭血洗，数以千计的黑白道高手，被剥夺了生命。

所有血案发生的地点，都以“血骷髅”为记。

血雨腥风，吹遍了武林每一个角落。

“血骷髅”带来的浩劫，在武林史上是空前的。这血红骷髅头代表着恐怖、死亡、血腥、残忍、神秘。

鬼堡——

在武林人物的意识中，不啻是“死神”的居所。

然而——十五年前，堡门忽然关闭了，“血骷髅”也不见出现江湖，整座武林，从末日的恐怖中解脱出来。

一般推测，鬼堡主人可能已经物化，但却无从证实，因为无数想一窥“鬼堡”之秘的武林顶尖高手，有去无回。

谜！一个恐怖的谜！

目 录

- 第 一 章 白骨堆中话血劫…………… (1)
- 第 二 章 桃阴深处现魅影…………… (42)
- 第 三 章 丐帮风云…………… (84)
- 第 四 章 阴 煞…………… (125)
- 第 五 章 千行珠泪滴滴血…………… (167)
- 第 六 章 相逢不识君…………… (208)
- 第 七 章 鬼堡惊魂…………… (250)

第一章

白骨堆中话血劫

没有星星！

没有月亮！

夜空，一铤墨黑，伸手不见五指。

一阵隐隐的雷声过后，接着是一道耀目难睁的闪电，给这漆黑的大地，带来刹那的光明！

风，呼啸着掠过原野，带起一阵沙沙之声。

就当闪电乍明的刹那——

照见了一条荒芜的乡村道上，一个臃肿的黑影，健步如飞。

闪电再亮——原来那臃肿的黑影，是两个身影的重叠，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，背上背着一个中年男子，那少年丰神似玉，中年人则奄奄一息，骨瘦形消。

“爹，看样子要有暴风雨了！”那少年喃喃地说着。

他背上的中年人，哼了一声道：“是的，这是个好时辰。”

“什么，好时辰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孩儿不懂？”

“等到了地头，你就明白了！”

“为什么要拣这么坏的时候出门，您的病……”

“孩子，等会你就明白了，快走！”

一声震耳欲聋的霹雳过去，电光一闪，豆大的雨滴，洒了下来！

“爹，我们寻个地方避雨？”

“不，快走！”

“可是，您是有病……”

“就是因为我……的病……唉，孩子，别多说了！”

“到韩庄还有多远？”

“快了！转过山环……”

雷声隆隆！

电光闪闪！

狂风挟着猛雨，疯狂地袭击着大地，象是宇宙的末日来临，只有在电光一闪之中，可以看见父子俩在泥泞中一直艰难的向前移动。

转过山环，一簇漆黑朦胧的庄院，隐约呈现！

“到了……孩……子……”

少年人加快脚步，奔向庄门。

刚到门口，那少年似已筋疲力竭，放下那中年人，颓废地倚门坐了下来。

电光闪照中，映出一道破败腐朽的庄门，蛛网层封。

“爹，这是一所废庄？”

“嗯！”

“不错吧？”

“不……错……”

中年人软瘫在地上，头歪在一边，口里急剧地喘息。

“爹……您……您……怎么了！”

“孩……子……进……去……”

“爹！您该先憩……”

“进去！”

中年人，眼中忽射异光，脸孔一阵抽搐，费力地喝了一声。

少年人，不自禁地打了一个冷颤，抱起他爹，踏进庄门。

风雨渐止，雷声停息。少年人怀着满腹的疑虑和不安，拂草拔莽，慢慢向里蹚进，他不明白，他爹爹为什么不顾重病在身，要他在暴风雨之夜，来到这所废庄。

阴森恐怖的阴影，紧压在少年人的心头。

风吹朽腐的窗棂，不时发出咯吱吱的怪声，那些廊柱、屋角、蓬蒿，在暗影中，变成了幢幢鬼影。

“爹……”

“你怕是……不是……孩子？”

“不……我不怕！”

乌云渐散，月亮从云隙里探出头来，惨淡的月光，照着这鬼域似的废庄。

突然——

少年的脚，绊住了什么东西，低头一看，不由惊呼出声，全身毛发逆立。

那是一具白骨骷髅。

接着——草丛中、屋角、廊沿……

两具——

三具——

四具——

全是森森白骨。

少年人止住脚步，浑身颤抖，牙齿打颤。

暗夜！

荒庄！

白骨！

夹以东飘西荡的阴磷鬼火，构成一幅极为恐怖的画面。

“爹！为什么……”

“不……要问……进那……居中的……大厅！”

少年显得有些趑趄不前，他不敢想象那大厅之内又是什么一种惨象，他心中有一百个疑问，但一时问不出口，下意识中，他感到今夜的事，决不寻常。爹爹决不会无缘无故地要他冒着午夜的暴风雨，来在这白骨如林的荒庄里。

那中年人一阵呛咳之后，厉声道：“快……进厅！否则……你将遗恨千古！”

少年人悚然而震，慌忙的“嗯！”了声，举步入厅。

厅中，蛛丝密布，霉气扑鼻，积尘盈寸。

在淡淡的月光映照下，显得鬼气森森，令人不寒而栗。

又是一具惨惨白骨，横陈厅中。

那少年忍不住又惊“哦！”了一声。

“放我……下来！”

少年依命把中年人轻轻放落，回首望处，他呆了，象置身一场恶梦之中。

他第一次看到他慈祥的爹爹，脸上出现这种骇人的表情。

“爹……你……”

“我不是……你……爹！”

少年骇然退了一个大步，他想，爹爹可能神志不清了。

“孩子，把那半支……雪参……给我……”

少年惘然地从怀中取出一个小包，打开来，递与那中年人。中年人放入口中，一阵咀嚼，咽了下去，不多时，精神大见振作。

“爹，我早就劝您把这半支雪参食了，也许你的病不至于……”

中年人面上的肌肉，不停的抽搐，翻身朝那白骨骷髅拜了三拜。

少年愈看愈觉茫然，也愈感骇然。

那中年人拜罢之后，枯涩的眼中，已挂下两行清泪。

“爹……”

“我不是你爹！”

“您老人家……”

“现在注意听着！”

少年人骇然至极地望着中年人，俊面一片铁青。

“我是你师叔毒龙手张霖！”

少年人心头一震，颤声道：“爹……”

中年人双眼一瞪，打断了少年的话头，道：“我是你师叔毒龙手张霖！”

“师——叔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如此说来，侄儿不姓张？”

“你姓韩！”

少年身躯不由一晃，说：“姓韩！”

“不错，姓韩，你记住，你的名字是韩尚志！”

“韩尚志？”

“嗯，你父亲叫韩世伟，也就是我的二师兄！”

一片不祥的阴影，立时笼上韩尚志的心头，使他连打了两个寒噤，栗声道：“家父……”

“毒龙手张霖”面目惨厉地朝厅中的白骨一指道：“这就是二师兄的遗骨！”

韩尚志宛若被焦雷轰顶，惨呼一声：“爹！”扑向那具枯骨，登时晕绝。

“毒龙手张霖”费力地伸出手指，点了他数处穴道。韩尚志方悠悠醒转，朝父亲的遗骨拜了几拜，凄厉地道：

“师叔，这里就是我的家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这满庄白骨……”

“全是家人庄丁，不下二百口之多！”

“仇家是谁？”

“你先听我说，十五年前的重阳日，我带着你师弟来访你父亲，那时你才三岁，你师弟和你同年，少你两个月，师兄弟正叙阔别之际，奇祸从天而降，二师兄把你擲给我，道：

‘师弟，请保韩氏一脉！’……”韩尚志目眦欲裂，钢牙咬碎。

“毒龙手张霖”继续道：“那时，我已决心一死，但你父严词托孤，我接受了，在千钧一发之际，我抱着你跃入庭中的古井……”

“师弟呢？”

“他……他……代替你死了！”韩尚志哇地喷出一口鲜

血。但不留半再……”

“毒龙手张霖”瞥了他一眼，又道：“当我带着你爬出古井，全庄已是……不留半个活口！”

韩尚志大叫一声，又是一口鲜血夺口而出，身形摇摇欲倒。

“我妈呢？”

“毒龙手张霖”咬牙切齿道：“你妈？”

韩尚志心里怦然一震道：“我妈怎么了？”

“你妈叫‘赛嫦娥王翠英’，十五年前武林中第一美人！”

“她没有死？”

“没有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这是一个谜，她是当日唯一的活人！”

“她呢？”

“孩子，不必问了！”

韩尚志木然地摇摇头道：“不，我要知道！”

“她嫁人了！”

韩尚志全身一麻，道：“我妈嫁人了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她知道我还在世？”

“知道！”

“她不来找我？”

“我曾带你找过她，我俩险些丧命她手，她声音如果再次碰上，定取我俩的性命，迫得我十五年不敢露面江湖！”

韩尚志狂叫一声，又是一口鲜血喷出，他想不到自己竟

然有这么一个毒如蛇蝎的母亲，“砰！”他再也站不住，一屁股跌坐地上。

“她不再打算为全家报仇？”

“连亲生儿子都不要了，还谈什么报仇！”

“有一天，我……我要杀她！”

“什么，你要杀你母亲？”

韩志尚双手掩面，嘶声嚎道：“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母亲？天啊！”

“孩子，你总算成人了，恪守誓言，我不能把本身所学传给你，不过十五年来，你已扎稳了内功根基，只要遇到明师，不难大成，现在，你可以走了！”

韩尚志一抹泪痕，骇然道：“师叔，你说什么？”

“我要你离开！”

“要我离开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师叔您呢？”

“我偷生了十五年，完成二师兄所托，现在我该追随二师兄去了！”

韩尚志双膝着地，爬近“毒龙手张霖”身前，悲声道：

“师叔，您……”

“孩子，这是师门家法，你不懂！”

“不！师叔，您不能……”

“孩子，这是命！”

“侄儿完全不懂？”

“你毋须要懂。”

“师叔舍子全命，恩育十五年的大恩，侄儿粉身难

报！”

“废话！”

“我决不能让您……”

“你要我做师门叛逆？”

“但师叔总得要说出原因？”

“不能，这是师门戒令！”

韩尚志愈听愈茫然，他半句也听不懂师叔的话。

“师叔，仇家是谁？”

“不必问了！”

“嗯！”

“为什么？难道……”

“毒龙手张霖”双目电张，厉声道：“记住，第一，不许对任何人提及身世来历，第二，不许收埋遗骨，第三，不许报仇！”

韩尚志悲声道：“师叔，您在说些什么？”

“这是严令，不许违背……”

“师叔，您的神智……”

“胡说，我好端端的！”

“为什么不许报仇？”

“不要问为什么，你父泉下有知，必然首肯我的说法！”

“侄儿请问师门？”

“往者已矣，你不知道最好！”

“请问我那蛇蝎心的母亲改嫁了谁？”

“天齐教主！”

“天齐教主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天齐教主是什么样的人？”

“这问题恐怕很少人能回答你，天齐教主是当今第一大教，傲视整座武林！”

“师叔，侄儿一直不曾听您谈及师叔母等……”

“毒龙手张霖”眼中掠过一抹怨毒之色，随即又变黯然，道：“和你家遭遇一样！就在我离家后的第三天！”

韩尚志哀伤过度，心神已呈麻痹状态，闻言之下，只微微一震，他无法想象师叔“毒龙手张霖”对他所说的一切，这些话，既不近情，更不合理。

为什么韩张两家全遭血洗，而他不许报仇，不许收骨？

师叔口口声声说师命，那代表了什么，难道这血案与上一代的师门有关？

师叔为什么不肯说出师门？

十多年来，一直以父子相称，隐居僻壤……

心念未已，只听“毒龙手张霖”悲呼一声：“师父，弟子偷生十五年，今日才能全师命！”

“卜！”的一声血光迸现。

“毒龙手张霖”已自碎天灵。

韩尚志木然地看着这一幕，没有泪，也没有声，仿佛一切都已离他而远去，他自己也不再属于自己，展现在眼前的，是一片灰暗、阴森！

他象是置身另一个世界之中，虚无、飘渺。

张师叔自绝了，说是全师命，为什么？

不许道身世！

不许收埋骸骨！

不许报仇！

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这是亘古未有的惨案呀！

夜尽了！

天明了！

一抹阳光，从窗棂照进厅堂，照在新尸和旧骨上，韩尚志从极度痛苦的状态中惊醒过来，惨酷的现实，又啃噬着他的心灵。

突然——他看到厅壁上有一个红色的暗影，似绘着什么标记，当下用手一拂拭，登时为之一窒，壁上绘着一个血红的骷髅头。

这“血骷髅”代表着什么？

是仇家的标记！还是父亲生前绘上去的？他无法了解。

“我要报仇！”

“我要查明真相！”

他歇斯底里地狂喊着冲出庄门。

他象游魂似地踟蹰在道上。

他做梦也估不到自己会有这么一个惨绝人寰的身世。

他想到惨死的全家，在记忆中，连父母的影子都没有，张师叔舍子救了自己，十五年抚养，这恩德，永远也无法报了。

母亲——赛嫦娥王翠英，张师叔说她是武林第一美人，然而，她也是天下最毒的妇人，她竟然连亲生子都不承认，置血仇于不顾，去改嫁他人。

他的心一阵剧痛，他感觉到灵魂蒙羞，因为有这个母亲。